



风流侠丐

上

残墨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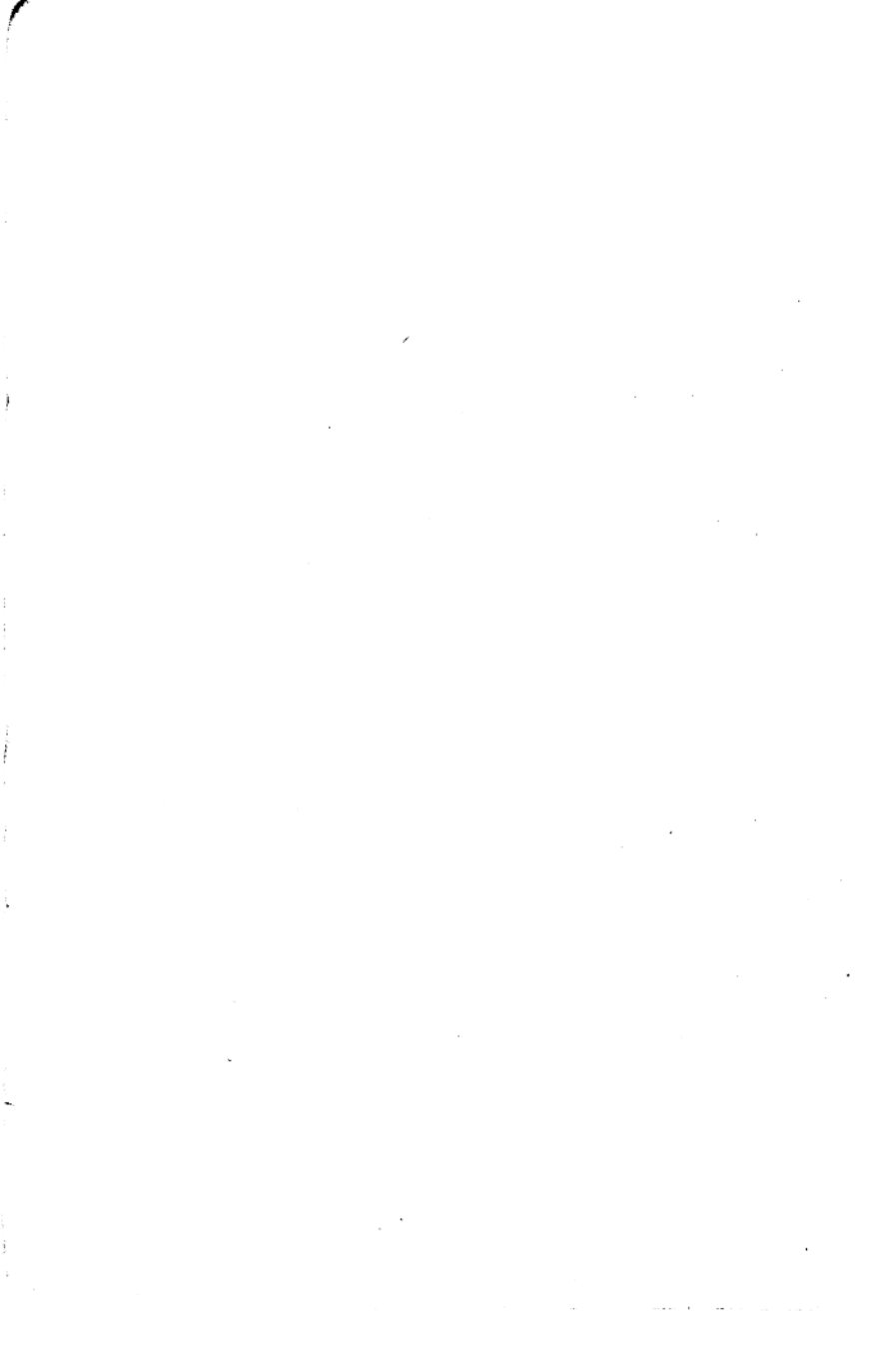
内 容 提 要

白莲教义军之后谭磨奴，自幼失去双亲，随金发妖丐苏和学得了一身偷窃本领和市井无赖气息。在独闯江湖的人生坎坷中，他屡逢奇遇：拜混元教主为师，认“闪电娘娘”为母，被痴情魔女误作情郎，与昆仑鬼圣弟子结拜，得罗教教主垂青，与阿柔、肖雨莲等江湖女侠产生感情纠葛……谭磨奴终于练成“灵龟功”，在江湖群侠即将被清廷、神灯教一网打尽之际，他挺身而出，以绝世神功避免了一场武林厄运。

小说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，描绘出一个宏伟壮阔、光怪陆离、错综复杂的武林世界，有侠骨铮铮的豪情，有武功的神奇壮美，有儿女之情的细腻深长。

目 录

第一章	侠丐出山	3
第二章	混元教主	40
第三章	金发妖丐	77
第四章	拜师入教	120
第五章	蠡园惊艳	166
第六章	闪电娘娘	209
第七章	牵机手	248
第八章	一笑倾城	299
第九章	冒牌公羊角	343
第十章	误入离恨宫	380



第一章 侠丐出山

可怜病里残春，花又纷纷，雨又纷纷；罗帕啼痕，泪又新新，恨又新新。宝髻鬟风残楚云，玉肌消香褪湘裙。人又昏昏，天又昏昏，灯又昏昏，月又昏昏。

被东风老尽天台，雨过园林。雾锁楼台，两叶愁眉，两行清泪，两地愁怀。刘郎去也来也那不来，桃花谢也开时节还开。早是难睡，恨杀无情，杜宇声哀。

丝桐慢理，云板轻敲，低回婉转的琴曲和呜咽凄绝的箫声，伴着如泣如诉的轻歌，从无锡城外惠山脚下的暖玉楼中流荡出来，散入烟封雾锁的茫茫夜空。时已近三更，倦鸟入林，铜壶滴漏，无锡人早已枕着太湖云浪酣然入梦。阵阵秋风裹着萧萧黄叶轻拂而过，使得这怨女哀歌越发显得悲凉。

这曲《双调》折桂令，乃是元朝西域人兰楚芳所作。兰是一介武夫，曾官至江西元帅，但他丰神英秀，才思敏捷，于金戈铁马之中，又最喜舞文弄墨，填词作曲，素以风流客自居。他平生所作词曲，多写春闺情怨，离人思愁，且辞采质朴，曲意缠绵，每有惊人之句，多流传于勾栏，为青楼歌妓传唱。

此时已是清中叶嘉庆九年仲秋，一代才人兰楚芳早已作古，在这秋风萧瑟的江南之夜，演唱他遗曲之人，正是名噪姑苏的

无锡名妓夏莹莹。

夏莹莹年方双十，人品俊秀，体态婀娜，貌美胜过古人貂蝉、西施。她原是宦门闺秀，其父夏金台是乾隆年间进士，曾任江淮巡防使。他为政清廉，关心百姓疾苦，被黎庶视为父母青天，也因此而得罪了不少同僚。后来，他遭奸党弹劾，被乾隆一道圣旨罢掉官职，贬为庶民。夏金台被罢官后，携家眷返回故里，途经无锡，又遭磨难，被太湖水寇打劫，全家被杀，仅余爱女夏莹莹落入贼手。太湖水寇见夏莹莹出落得花容月貌，不忍将其杀死，便把她卖到无锡城采春坊天香院为妓。

夏莹莹不但人品风流，娇美如花，而且天资聪慧，芳心灵秀。她自幼长于宦门，随乃父习得满腹才学技艺，诗书礼乐诵背如流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。特别是天生一副歌喉，唱起曲儿来似柳浪莺啼，柔媚甜润，闻者无不心醉神驰。她与那寻常青楼歌妓大为不同，只卖唱不卖身，结交的都是些文雅之士，而那些胸无点墨的富商豪贾和浮浪子弟们，便出资巨万，也拒而不见。然而，今夜里来听她抚琴唱曲之人，却都是些粗俗不堪的江湖豪客。

暖玉楼二楼花厅，灯火辉煌，亮如白昼。灯影中，十几个袒胸露背的粗豪大汉，每人怀中揽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姐儿，围桌而坐。桌上，杯盘狼藉，汤水横流，这伙汉子们一边狂吃滥饮，一边与娇娃调情取乐，而那些妓儿们则人人搔首弄姿，秋波漾媚，曲意奉迎。阵阵粗野的叫骂声混合着些吴侬软语和淫声浪笑，响彻夜空。

酒桌正席上，坐着一个身穿酱紫色团花丝袍的黑脸大汉。他身材粗壮，宽胸凸腹，一张疙里疙瘩的驴脸泛着青森森的油光。两条扫帚眉下，一对牛蛋眼凶芒四溢，看上去甚是威猛。他一手摇着柄绘有白骨骷髅的风流扇，一手捻着唇边短髭，不

错眼珠地盯着一旁的夏莹莹。

花厅一角，夏莹莹端坐在琴凳上，面前摆一紫檀木琴几，几上置一架凤尾琴。她双手轻抚慢拢，琴声便似涧底鸣泉，叮叮咚咚地流泻出来。和着那幽咽的琴声，她樱唇微启，玉喉飘拨。在她身后，几个同院姐妹凝身而立，或品箫吹笛，或摇铃张弦，为夏莹莹的琴声伴奏。不知为什么，她们一个个神情紧张，眼中含着怯意。

夏莹莹今夜只穿了一身青色衣裤，外罩素白罗衫。头上如墨青丝在脑后随意一挽，只在鬓旁斜插了一朵梔子花。一张鹅蛋形的俏脸，在灯光映照下，愈发洁白透明，嫩如凝脂。她虽然未施粉黛，但在这群浓妆艳抹的粉头之中，显得更加冰清玉洁，卓尔不群。

一曲《双调》折桂令唱罢，夏莹莹想起自己的身世和不幸遭遇，心中好不悲凉，十根水晶也似的玉指在琴丝上微微一抖，琴曲陡变。她抬头轻舒了一口气，又和着琴韵唱道：

奴本是明珠擎掌，怎生得流落平康。对人前乔做
娇模样，背地里泪千行。三春南国怜飘荡，一事东风
没主张，添悲怆。哪里有珍珠十斛，来赎云娘。

歌声发自心底，唱到伤心处，夏莹莹柔肠寸断，禁不住珠泪如泉，挂满两腮。

砰地一声暴响，正席上那黑脸大汉猛地伸掌往桌上一拍，恶狠狠吼道：

“别唱了！”

琴曲声戛然而止。那些狂呼乱叫的汉子和淫声浪气的妓儿们，也停住了调情戏闹，人人转过头来，不明所以地呆望着那

黑脸大汉。

那大汉脸沉似铁，眼中凶光紧闪，不住地嘿嘿冷笑。

天香院的鸨儿娘孙妈妈愣了一下，随即踩着莲花步儿，扭着水蛇腰儿，款款走上前来，闪着一对花眼，嘻笑着说道：

“哟，吴大爷，您老这是唱的哪一出呀？是谁惹您不痛快了？咱们姑娘水葱儿也似的人儿，生来胆子小，见不得爷儿们家凶霸霸的模样。您老打雷似的一吼，看把姑娘们都吓坏了。”

大汉撇了撇嘴，哼了一声道：“鸨儿娘，大爷我花钱找的是乐子，这小婊子唱的是什么鬼调调，哼哼唧唧惹我心烦，你快叫她换个顺耳的曲儿，唱给老子听听。”

那伙粗豪汉子立刻随声附合道：

“对，这姐儿唱的曲儿不够味，我们听了上不了劲儿！”

“喂，掉个粉曲儿叫我们听听。”

“哈哈，唱一段十八摸！”

“嘻嘻，哈……”

夏莹莹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场面，吓得她粉颈低垂，芳心乱跳，泪珠儿顺着两腮，扑簌簌滚将下来。

孙妈妈忙劝夏莹莹道：“乖孩儿，你唱的曲儿不合大爷们意，快换一个好听的给大爷们听吧。”

夏莹莹低声道：“妈妈，那种粗俗的曲儿，孩儿我不会唱呀。”

“呸！”那黑脸大汉狠狠啐了一口道，“臭婊子，你装什么假正经？你吃的是卖唱饭，大爷我花钱听的是曲儿，我叫你唱什么，你就得唱什么，别不识抬举！”

孙妈妈道：“吴大爷，您老别生气呀。您想听的那种曲儿，我们姑娘确实不会唱。”

“哼哼，不唱也行，那就过来叫大爷我亲个嘴儿，我今天

就饶过她。”

汉子们起哄道：

“好呀，亲个嘴儿叫咱瞧瞧！”

“吴大哥，来个带响儿的！”

“他妈的，不让亲嘴儿，摸下奶儿也够味儿！”

孙妈妈忙陪笑道：“各位大爷，那可使不得。夏姑娘从来是卖唱不卖身的呀。”

“没人信你的鬼话！这小婊子每日里和那些小白脸儿厮混，瓜儿能不破么？老子今天定要瞧瞧，她到底是不是黄花女儿身！”大汉说罢，站起身来，晃着膀子朝夏莹莹走了过来。

孙妈妈此刻才明白，今天夜里，姓吴的是故意找茬儿，要羞辱夏莹莹。

原来，这黑脸大汉是无锡一霸，名叫吴天良，江湖上绰号铁面阎罗。他是江南大豪，家资巨万，其兄吴天义又在朝为官，可谓有权有势。吴天良自幼习练武功，为人阴险毒辣，在无锡城内横行霸道，无人敢惹。便是当地官府，也看着其兄的面子让他几分。他还是个贪花好色之徒，家中姬妾成群尚嫌不够，还经常带一些浮浪子弟，到勾栏院中寻花问柳，无锡城内的大小院子都是他胡闹取乐之所。夏莹莹在无锡青楼中走红以后，吴天良曾多次到天香院去，想嫖一嫖这名噪江南的才女。不料，夏莹莹得知吴天良是一无赖之徒，甚为厌恶。吴天良几次登门，她都拒而不见。吴天良大怒，决心要给夏莹莹点厉害看看。今夜，他邀来一群江湖朋友，在惠山脚下暖玉楼中摆下夜宴，又派打手到天香院传话，要鸨儿娘带天香院所有的姑娘到暖玉楼陪客，并点名要夏莹莹唱曲。夏莹莹若敢拒邀，便砸了天香院。鸨儿娘孙妈妈知道吴天良说得出便做得到，哪敢惹这龇牙老虎？只好带着夏莹莹和院中姐妹，硬着头皮来暖玉楼陪客。

吴天良一心想耍夏莹莹当众出乖露丑，煞一煞这小娘子的傲气，故意嫌她唱的曲儿不好听，要对她动手脚。夏莹莹一见吴天良瞪着两只凶眼朝自己走来，顿时吓得花容失色，拉住孙妈妈颤声哀求道：

“妈妈……妈妈，快……救我……”

孙妈妈也一时没了主意，急得伸手拦住吴天良，连声说道：

“吴大爷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呀……”

吴天良冷笑一声道：“小白脸儿们使得，我就使不得么？莫非你们嫌大爷我脸儿黑？告诉你，大爷我脸儿虽不中看，可我的比那些小白脸儿们的银样蜡枪头好使唤多了，保管叫这小娘子满意。”

粗豪汉子们轰然大笑起来。

夏莹莹又羞又怕，双手掩面，欲逃无路，欲躲无门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。

孙妈妈急得不知该如何应对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吴大爷，您老先消消气，姑娘没侍候好您，我叫她再换个曲儿给您听就是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吴天良把大脑袋一拨浪，蛮横地说道，“曲儿我早听够了，今夜，我定要瞧瞧这小娘子花儿究竟开没开。”

“可是……吴大爷，您老只是花的陪客唱曲儿的钱呀？”孙妈妈料知今夜这场祸躲不过去了，便狠了狠心道。

“哈……”吴天良纵声狂笑起来，笑罢说道，“怎么，你怕大爷我没钱么？”

孙妈妈道：“吴大爷乃是无锡首富，当然出得起钱。不过，夏姑娘是我们天香院的一颗明珠，又是黄花女儿身，多少爷儿们欲出大价钱想梳弄她，我都没答应。吴大爷要嫖夏姑娘，老

婆子不敢不从，只是这价钱上要公道些，不然，我这小买卖可就蚀了本了。”

“好！”吴天良双手一拍道，“吴大爷做买卖最讲公道，梳弄这姐儿要多少银子，你开个价儿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事情变化得太突然，孙妈妈毫无准备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要多少钱才好。

此刻，吴天良并非想要玩弄夏莹莹，只是要戏耍羞辱她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他转了转眼珠，对孙妈妈说道：“鸨儿娘，既然你开不出价儿来，我们便来赌一赌好不好？”

孙妈妈一愣，不明所以地问：

“赌？怎么个赌法？”

吴天良道：“我们以这姐儿为彩头，吴大爷我来坐庄，在座的各位爷儿们，不论老少都来押一押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出的价钱高，又能当场拿出银子来，今夜这姐儿就归谁。”

汉子们跃跃欲试，同声称赞：

“妙啊！吴大哥，我们也来凑个兴！”

吴天良转身又问孙妈妈道：“鸨儿娘，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平日里，鸨儿娘孙妈妈确实很宠爱夏莹莹，把她视为天香院的一棵摇钱树。今日，铁面阎罗要把莹莹当作彩头，给这些粗野的汉子做赌，她委实有些心疼。但是，这伙强徒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她哪敢说个不字？再有，天下开院子的鸨儿娘，又有哪个不爱钱财？只要白花花的银子到手，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没什么舍不得的，何况夏莹莹只不过是天香院里的一个宠妓？！她犹豫了一下，心中暗想，这样一赌，价儿肯定会抬上去的，自己何乐而不为呢？想到此，她点了点头对吴天良道：“就依吴大爷所说吧。只要你们出的钱合得上莹莹的身价，老婆子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夏莹莹一听孙妈妈答应了吴天良等人，泪如泉涌，苦苦哀求道：“我那亲娘，您饶过孩儿吧。只要今夜您不把我卖给他们，孩儿终生感念您老人家的恩德，下辈子我变牛变马，来服侍您。”

孙妈妈伸手为夏莹莹抹去腮边泪痕，叹了口气，安慰她道：“娘的儿，休怪为娘的不疼你，我是没有办法呀。唉，女人天生命苦，吃咱们这碗饭的，更是黄连拌苦胆，苦上加苦啊。娘的儿，你就认命吧。”

夏莹莹再也无路可投，只好呆坐在琴凳上，待人宰割。

铁面阎罗吴天良回坐到桌旁，将白骨扇啪地一合，对那些粗豪汉子们说道：“弟兄们，咱们马上开赌！”

话音刚落，忽听有人奶声奶气地喊道：“慢着！慢着！我也来算一个！”

众人一愣，禁不住扭转头循声望去。

踢踏！踢踏！……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响起以后，从楼下走上一个人来。那人进了花厅，在门旁停住脚，将双拳一拱，童声稚气地对吴天良等人说道：“各位兄台请了！兄弟来迟了一步，险些误了这场豪赌，请见谅！”

花厅内的人们，都用惊疑的目光，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。灯影下，只见那人身材瘦小，穿一身破破烂烂的粗布衣裳，腰束一根草绳，两只裤腿一长一短，赤裸的双脚趿拉着一双草鞋，露着几个脏乎乎的脚步。他身子不高，脖子又细又长，脑袋却不小，赛个小号柳斗，而且是前门楼儿，后勺子，上宽下窄。头顶上的黄发又浓又硬，象刺猬针似地扎蓬着，发丝中沾着尘垢，挂着草屑。脸上的油泥有铜钱厚，在灯下闪着青光。五官倒还长得不错，长眉入鬓，隆鼻阔口，特别是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，暗夜悬星般地闪着机智的光芒。他双手捧着一只粗花瓷

碗，胳膊下夹着一根青竹棒，腰中还吊着个紫红闪亮的大葫芦。

吴天良等人见进来的是个讨饭的叫化儿，且相貌稀奇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那叫化儿和厅内众人见过礼后，便一扭一晃地走到天香院的姐儿们面前，忽闪着大眼，打量起来。那些姐儿们一见又脏又臭的小化子走过来，都忍不住用衣袖掩住了口鼻。

把厅内的妓儿们挨个看完，小叫化儿摇了摇头，呸地啐了一口道：“好臭！好臭！”说完，来到鴛儿娘孙妈妈身前，围着她转了两圈儿，停住脚，瞪着眼看着孙妈妈，神情甚是古怪。

孙妈妈心中正有气，忍不住骂道：“臭叫化儿，你贼忒嘻嘻地看老娘做什么？”

那叫化儿哧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小爷我听人说，无锡城库果窑(妓院)的斗花子(小姑娘)盘儿噉(长得漂亮)，今本一朝相(见面)，才知懵了攢儿(上了当)。这些库果(妓儿)人人盘儿念噉(丑陋)，只有你这老苍果(老太太)还顺招子(顺眼)。”

“呸！”孙妈妈脸儿一红，狠狠啐了他一口，骂道，“小王八蛋，你刚从你娘肚子里钻出来，胎毛还未退净，奶黄子没干，就想讨老娘的便宜么？”

“嘻嘻，小爷我走遍天下，处处讨的是便宜，从来不吃亏的。”

孙妈妈道：“小杂种儿，老娘今儿不扒了你的皮，我就不姓孙！”说着，抡圆了胳膊，朝小花儿的脸上掴去。

那小叫化儿不慌不忙，待鴛儿娘的巴掌拍到脸上，突然将腰一躬，哧溜一下从她裆下钻了过去，并伸手在她屁股上拧了一把。

鸨儿娘又羞又恼，象只发了疯的母狮子，挥舞着双手又扑将过来。那小叫化儿身法颇为灵活古怪，滑溜得象条泥鳅，在鸨儿娘身边钻来绕去，两只手不住地在她身上乱掐乱摸，口中嘻笑不止。

花厅内的汉子们都喝起彩来。

鸨儿娘连扑几次，都未能将那小叫化儿抓住，只累得气喘吁吁，身子乱晃，似喝醉了酒一般。那小叫化儿却显得轻松自如，油腔滑调地喊道：“老母猪，你服不服？”

“小王八蛋，老娘和你拚了！”孙妈妈眼珠子都红了，喘了几口粗气，怪叫一声，张着两臂猛扑过来。

那小叫化儿轻轻一闪，突然伸腿一拌，鸨儿娘立脚不住，扑通栽倒在地。她挣了几挣，竟无力爬起。天香院的两个姐儿急忙上前，将她扶起来。她心中虽然把这小花子恨得不得了，怎奈已累得站也站不住，如何再上去扑打？只有瞪眼盯着小叫化儿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象只刚从磨上卸下来的驴。

那小叫化儿伸手掸了两下破衣襟，挤了挤眼，对鸨儿娘说道：“老母猪，小爷我的赌瘾上来了，没工夫逗你玩。你若不服，待我赢了这彩头，再来和你打过。”说罢，转身对吴天良等人道：“各位老兄，咱们开赌吧。”

吴天良指着垂头低泣的夏莹莹道：“怎么，你也想赢这彩头么？”

“哈哈，我不光想赢这一个彩头，还想把这里的小娘匹都赢到手呢。”

“呵！这娃儿口气倒不小。”一个汉子赞道。随即又问，“小家伙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我是属虎的，今年十五岁了。”

铁面阎罗吴天良见他小小年纪，说出话来满口江湖春点（行

话)，确象个久闯江湖的老合（江湖人称老合），心中暗暗称奇，便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小叫化儿道：“在下姓谭名叫磨奴，江湖上有个响万儿（名声），人称我蟹手童丐。”

“蟹手童丐？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吴天良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又问道，“你可是丐帮的么？”

小叫化儿将手一摆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在下行走江湖，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，是从来不入帮的。”

吴天良这才放了心，笑了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想参加我们这场豪赌，可得懂赌场的规矩，咱们可是不管下注多少，都得掏现钱，概不赊账的呀？！”

“怎么，你怕我没钱要赖么？”小叫化儿白了吴天良一眼道，“告诉你们，别看我穿得挂洒水（衣裳破烂），象个水码子（穷人），其实呢，小爷我是天下最大的火点（财主）。”

吴天良不相信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不信我们就赌一赌，倘若我输给你，我就是你儿子。”

吴天良素以无锡第一富豪自居，今日见这讨饭的小花子，竟敢和自己比富，顿时争胜之心陡起，伸手一拍大腿道：“好！就冲你这股豪气和胆子，老子今天便和你赌定了。”说罢，伸手便要掏钱下注。

“慢着！”蟹手童丐谭磨奴伸手拦住吴天良，又转头看了看还在啼哭的夏莹莹，摇了摇大脑袋，皱眉说道，“咱们今天要争出个嫖花状元，这场赌只以这一个姐儿做彩头，未免有些太小家子气，赌起来没意思。”

“依你怎么办？”吴天良问。

“依我之见，咱们索性来个满堂红，哪个赢了，在坐的小花娘就都归他处置。”

鸨儿娘孙妈妈道：“小王八蛋，你人不大贪心倒不小，一个姐儿还不够你受用，还想把我们天香院的姑娘都包下，不怕累死么？”

谭磨奴嘻嘻笑道：“哈，一匹马我骑着，一群马我赶着。小爷我逛院子嫖姑娘，从来都是这样，姐儿们越多越好。”

“呸！难道连老娘我也算上么？”孙妈妈啐了一口骂道。

“嘻，你这老母猪我是不要的。”

众人轰地笑了起来。

吴天良赌兴大发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咱们开赌吧。”

“别急，我还有话说。”

孙妈妈瞪了他一眼道，“臭叫化儿，要赌便赌，不想赌就快滚开！罗哩罗嗦就你事多。”

谭磨奴道：“没有把握的事，我从来是不干的。倘若我赢了，这些姐儿不叫我受用怎么办？”

吴天良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今夜我坐庄，姐儿们哪个敢不听话，大爷我扒她的皮。”

“好，有老兄为我做主，我就放心了。咱们开局吧！”

那伙粗豪汉子们早已被赌瘾憋得心痒难按，一听叫开局，立刻围拢上来，从怀中掏出银子，往桌上拍去，乱哄哄喊道：

“我押二十两！”

“我押五十两！”

“我押八十。”

“我押四百。”

“豁出去了，老子押两千。”

.....

赌注越下越大，工夫不大，那伙粗豪汉子便都将身上所带

的银子都掏将出来，白花花的银子堆满了一酒桌，足有两三万两。而蟹手童丐谭磨奴始终不下注，稳稳坐在桌旁，眯着眼睛，看也不看赌客们一眼，嘴角上挂着轻蔑的笑。

“喂，小兄弟，你怎么不下注？”吴天良也把身上带的银子都押上了，见谭磨奴仍不下注，疑心顿起，大声问道。

谭磨奴将嘴角一撇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嘿，你们这也叫赌么？哄小孩子玩还差不多。”

那伙汉子们再也拿不出钱来，见小要饭的仍嫌赌注下得小，顿时傻了眼。有人不服气地喊道：

“喂，你小子别光吹气冒泡，等一会儿你若拿不出钱来，我们抽你的筋。”

谭磨奴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小爷今天赢不了你们，随你们处置就是了。”

吴天良犹豫了一下，狠了狠心，伸手入怀，掏出一个雕刻得玲珑剔透的小竹盒来，将竹盒往桌上一放，说道：“我押二十万。”

一个汉子伸手将盒盖打开，众人眼前一亮，只见那盒内装有两颗宝珠，每颗均有鸽蛋大小，通体碧绿，晶莹滑润，似透明的一般。花厅内顿时精芒四溢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鸨儿娘孙妈妈见到满桌白花花的银子，已是乐得合不上嘴，此刻一见到这罕见的宝珠，愣了好一会儿才惊呼道：“哎哟我的娘，这么大的珠子，我见也没见过，恐怕只有皇宫里才有呢。这样的宝贝，也只有吴大爷才能拿得出来。”

众人异口同声道：“那当然，吴大哥是江南首富，无人能比。”

铁面阎罗吴天良甚是得意，扭头问谭磨奴道：“喂，小兄弟，我这是最后一注，你吃是不吃？”